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30

柴可夫斯基

K815
30
831

港台书室



90101848



Peter Ilyich Tchaikovsky

柴可夫斯基

P. I. Tchaikovsky

●梁實秋主編

名人偉人傳記全集

柴可夫斯基

童年生活……………五

親人遠去……………八

獻身於音樂……………二

莫斯科的音樂生涯……………二〇

初譜戀曲……………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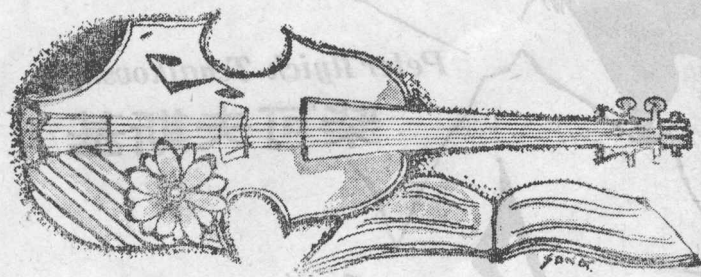
開始獨立……………三七

艱辛的音樂之路……………四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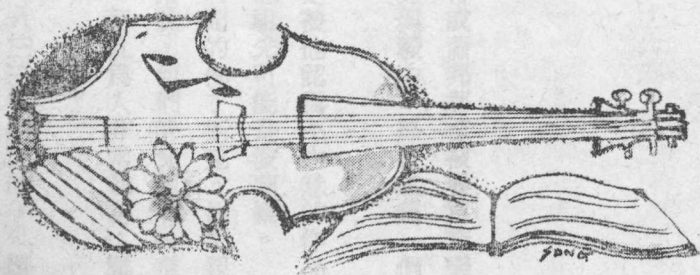
困惑……………六〇

紅粉知己……………六六

錯誤的抉擇……………七三



援手……………	二
出國旅行……………	六七
辭去教職……………	一三
否極泰來……………	一七
聲譽日隆……………	二六
喜會外國名家……………	一七
打擊……………	一四
椎心之痛……………	一五
歐美之旅……………	一五
定居於格林……………	一五
寶刀未老……………	一六
英倫行……………	一六
『悲愴交響曲』……………	一六
抑鬱而終……………	一七
後記……………	一七
年表……………	一七



童年生活

彼得·伊利亞奇·柴可夫斯基很有音樂天分，雖然他不像莫札特或蕭邦那樣被譽爲音樂神童，而且他的家庭也沒有什麼音樂背景，但他自幼機敏聰慧，憑着努力與毅力，終於成爲一個偉大的作曲家。

即使他的作品已經達到成熟階段，他仍舊對自己諸多挑剔，凡是被他認爲不中意的作品，他寧可毀棄重寫。此外，他還以生爲俄國人而自豪，非常反對別人說他祖先可能是波蘭籍。彼得·伊利亞奇·柴可夫斯基於一八四〇年五月七日，出生在俄國的佛丁斯克。他父親伊利亞·貝特沃奇·柴可夫斯基是鐵礦公司的經理。據柴可夫斯基的弟弟說，他們的父親有一種「同情、樂觀、率直」的性格，確是一點也不錯。他在地方上頗有名望，而且爲人非常和善；雖然並不是很聰明，却極能幹而且肯吃苦。

柴可夫斯基的母親亞莉珊卓·艾西爾，祖籍法國，據說，她在一八三三年結婚時，「雖然並不十分美麗，但是儀態穩重，個子修長，並且有一雙傳神的眼睛」。

她說得一口流利的法語和德語，鋼琴與歌唱的造詣也都很高。以她當時的社會地位而言，這種適度的成就並不足爲奇，而且也和柴可夫斯基作曲天才的發展並無直接關連。柴可夫斯基很敬愛他母親，母親對他幼年時代的一切有着非常重要的影響。

柴可夫斯基四歲時，家中請來一位女家庭教師芬妮·杜巴奇，教導他哥哥尼可萊和表姐萊蒂亞。小柴可夫斯基纏着芬妮，什麼都要跟着學，或許是年齡最小佔到便宜，他得到的愛顧與關懷反而超過他應得的分兒。

芬妮回憶柴可夫斯基兒時的情景說：「彼得的外表經常不整潔，衣服不是骯髒不堪，便是鈕扣殘缺不全，再不然就是頭髮只梳了一半，其餘的一半則亂成一團。」

芬妮不懂音樂，她希望柴可夫斯基多學點別的東西，少去彈鋼琴。

她說：「彼得比誰都用功，比誰都容易吸收新知，而且他在玩的時候也比誰都開心……他很聰明，看來，我可真要小心地教導他。他常爲小事傷心，簡直就像盜器一般地脆弱。懲罰對他並不是一個問題，因爲別人不以爲意的輕微批評或譴責都會讓他難過大半天……」

她發現，有一次小柴可夫斯基翻看地圖時，對俄國部分猛親個不停，而對其他國家的版圖却口出不遜。

芬妮說：「我告訴他說：『你應該爲這種行動感到恥辱，爲什麼要恨我這個法國人？』他却立即答覆我說：『你沒必要責備我，難道你沒看見我用手掩蓋着法國嗎？』」

因爲遊戲的時間有限，芬妮就要孩子們多利用時間鍛鍊身體，可是小柴可夫斯基偏不聽話，一有空就去彈琴。

柴可夫斯基家中有一套播放樂曲的設備，因此芬妮雖下功夫想使他減低對音樂的喜好，結果沒有收到什麼成效。柴可夫斯基承認自己對音樂的第一印象和衷心崇拜莫札特，完全要歸功於那套設備，像莫札特、白利尼、杜尼澤提和羅西尼的樂曲，全都是從那裏聽到的。

他憑藉敏銳的聽力，而能很正確地領略出任何一首樂曲中的鋼琴部分。在他五歲生日後不久，家人又爲他請來一位鋼琴教師，教他彈琴及一般音樂課程，結果，不到三年，他就能拿起樂譜卽席演奏了。

據芬妮說，音樂常常使小小的柴可夫斯基激動。有一次，家庭音樂會結束後，她發現他坐在床上哭泣，口中嚷叫着：「天啊，這個音樂，這個音樂！請救救我！」她告訴他說，音樂早已停止，家中寂靜得很，可是他仍指着自己的頭號叫：「不，它在這裏，它在這裏！我沒辦法除掉它，它讓我不得安寧！」

據醫學博士凱瑞希說，芬妮曾經以類似治療的影響力，使柴可夫斯基的衝動性格和病態的敏感能轉好。

此外，她的教導能力也相當不錯，致使柴可夫斯基在六歲時已經能把法語和德語都講得不壞了。他母親對他早年的語言成就自然功不可沒；而芬妮對他的影響可說是最深。

可惜，芬妮對他的愛顧，及所能給予他的安全感，很快地就要結束了。

他父親找到了一個新工作，全家在一八四八年九月二日啓程前往莫斯科，他們萬萬沒想到辭別芬妮及捨棄原職後，竟會落得好夢成空及後患無窮。他們在十二天後抵達莫斯科時，發現那個可以多獲一點報酬的職位却被一個不顧道義的朋友佔奪了。更糟的是，霍亂正在那個地方肆虐，他們只好無奈地轉往聖彼得堡。

柴可夫斯基和尼可萊進入一所寄宿學校就讀後，同學們把他們兄弟二人當作「鄉巴佬」看待，沒同情心的老師也常對他們作過分不合理的要求，加以難兄難弟又都染患了麻疹病，真可謂是禍不單行！

尼可萊的病經過醫治後就痊癒了，但彼得却因不習慣於新環境及沒有芬妮的照拂，而毫無起色，醫生說他必須經過六個月靜養才能恢復健康。

這時，他父親又在西伯利亞附近找到了另一份工作，除了留尼可萊一人在聖彼得堡繼續求學外，其他的人又得跟着他再搬一次家。

親人遠去

柴可夫斯基除了因失去安全感及再次搬遷而深感困擾以外，還得忍受與尼可萊分兩處地的痛

苦。爾後，他的病況雖已好轉，性情却變得更加憂鬱、乖癖。

最使柴可夫斯基夫人煩惱及無奈的，就是小彼得一天比一天懶惰，她寫信告訴芬妮說：「彼得現在懶得真不像話，什麼都不肯學，我常被他氣得難過。」

直到一八四九年底，新的家庭教師派特露瓦來到以後，情況才有了轉機，柴可夫斯基終於重拾了荒廢已久的功課，他母親告訴芬妮說：「小彼得現在較之以前可予理喻了。」

當柴可夫斯基的學生弟弟安拿托和莫戴斯特在一八五〇年五月雙雙出生後，柴可夫斯基寫信告訴芬妮：「天使們降臨了人間。」雖然柴可夫斯基和弟弟們在年齡上有一段距離，却與莫戴斯特非常要好。

柴可夫斯基在兩個弟弟出生以後，進入聖彼得堡的法政學校預科就讀。由於離家過遠，他母親特地託請老友瓦喀爾夫婦擔任柴可夫斯基的監護人。母子二人在一八五〇年十月長途跋涉去到聖彼得堡，並一起觀賞了葛林卡的『爲沙皇生活』歌劇，柴可夫斯基對此留有很深刻的印象。

一切看來雖然都很順利，他在母親要走時却不禁悲從中來，呈現出幾近瘋狂的態度。据莫戴斯特後來說，他哥哥一生都不曾忘記當時那一幕痛苦的經驗：

「母親要走的時候，彼得完全失了自制力，發狂似地纏着母親，不放她走。親吻、安慰和答應很快就再回來看他全都沒有用，他好像一切都看不見也聽不進去似地，死賴着母親，

有如她身體的一部分。雖然人們把他拖開，而且在母親的車子離去以前不使他接近，但是當人們放開了手以後，他還是失望地追趕……。」

問題並未就此了結。開學後還不到一個月，學校裏發現了猩紅熱，瓦喀爾夫婦立刻把在學校寄宿的柴可夫斯基接到家中。不幸，他們的大兒子受到感染而死亡，柴可夫斯基反而倖免了。瓦喀爾夫婦雖勸他勿以爲意，但他由於內疚深感不安。他要求雙親准他回學校居住，但家人的答覆是必須等到傳染病平息以後。

柴可夫斯基雖然沮喪、憂鬱，而且思親心切，可是第二學年的成績很有進步。再者，他父親在一八五二年退休後，全家又搬到聖彼得堡居住，柴可夫斯基因此得與家人重聚，心情自然快慰得多；此外，法政學校正科班入學考試成績揭曉，柴可夫斯基金榜提名，真可謂是喜上加喜。於是，當年夏季，一家人愉快地去鄉間度假。

他進入法政學校後，很快就結交了幾個新朋友，其中包括以後成了名詩人的阿布克汀，和喜好音樂的奧德莫夫。法政學校雖偏重文學能力的發展，而不注重音樂才具，但柴可夫斯基的表現依然不凡。

自從離開芬妮後，只有這進入法政學校的最初一年半期間，算是柴可夫斯基一生中，比較安定和快樂的時期。不過，一八五四年七月，他又面臨了一次嚴重的打擊，他母親染患霍亂病與世

長辭了。

這件事對於十四歲的柴可夫斯基的影響如何，我們只能臆測，因為他並沒有留下透露當時心情的隻字片語。唯一可知的，是他在兩年後給芬妮的信上所說的幾句話——

「我母親得了霍亂病，經診治後，病情雖曾一度好轉，但是好景不長……」

她在離開我們時，竟沒來得及道別。」

在母親亡故一個月以後，柴可夫斯基寫出第一首有名的樂曲：*Valse dédiée a m-lle Anastasia*。

當年夏季，他雖然考慮過要為詩人奧克亥佛斯基的獨幕歌劇 *Hyperbole* 譜曲，但是沒有實現。

獻身於音樂

柴可夫斯基的姑母曾把莫札特的歌劇『唐·喬凡尼』，以及許多流行的劇樂曲譜子給他看，

同時也鼓勵他去唱歌及演劇。

他在「一八七八年寫道——

「第一次使我對音樂有深刻印象的是『唐·喬凡尼』。它喚起了我心靈的癡迷，啓發了我對音樂的愛好。我靠着它進入『藝術美』的世界……莫札特使我終生獻身音樂，我對音樂的愛好超過其他一切。」

他除了跟陸瑪欽學習聲樂以外，還受教於德國名鋼琴家孔丁傑。孔丁傑雖對柴可夫斯基的作曲天才讚譽有加，却勸他父親不要讓兒子從事音樂工作。他說：「……第一，我看不出柴可夫斯基有什麼特別的音樂天賦，第二，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音樂家想要在俄國生存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

不過孔丁傑却在幾年後承認他自己以前的觀點錯誤：

「當時我若曉得他會有今天的成就，一定把每天的進度都記錄下來。現在我要厚着臉皮說，沒想到他真有音樂細胞……他的確有天才，聽力和悟力都很不錯，而且別具風格，不過除此以外，沒有別的資質顯示他能成爲作曲家或傑出的音樂演奏家。」



柴可夫斯基和聲樂教師皮考里二人之間所建立的友誼，是一樁怪事。皮考里本來就是怪人，他染髮、塗面，永遠說他自己的年紀不到五十。（莫戴斯特說：「缺德者的嘴巴講他一生都過不了七十歲生日。」）除了義大利歌劇以外，其他的音樂，皮考里一概不欣賞，柴可夫斯基受他的影響，一度也把義大利歌劇作爲修習的重心。

一八五九年，柴可夫斯基從法政學校畢業，成績是全班第十三名。接着，他從事司法部書記工作，他的才能雖然和求學時的後半期同樣不出色，但却憑藉努力進取，在九個月後升任主任書記官的高級助理。

這時，他最大的收穫是一種獨立感，以及爲數不多但極有用的薪金。一有空他就在聖彼得堡的社交界打轉，英俊的外表與鋼琴的造詣，使他很快就被周遭的人所賞識。夜晚時，他是劇院和芭蕾舞廳的常客與寵兒，他覺得在遊樂場中要比在司法部工作輕鬆舒適得多。

一八六一年三月，他動了以音樂爲工作重心的念頭。他寫信告訴新婚不久的妹妹亞莉珊卓說：「父親說，我如果想成爲一個藝術家的話，爲時似乎已晚，不過我很懷疑是否確係如此！但即使有天才，我也無從發揮。我是個必須力求上進的小職員，再說，我還得去學低音歌唱。」

他從聲樂的學習上獲得了極爲需要的信心，幾個月後他又樂觀地告訴亞莉珊卓：「我現在學習歌唱很有進步。妳可能在三年內就會聽到我所演唱的歌劇。」

當年十二月，他又寫道：「憑我這種非凡的天才（希望妳不要錯認我在自誇），我若不在音樂方面求發展，似乎就太過愚蠢了，這一點我想妳會同意。我只怕被自己的懶散習慣寵壞，否則我敢保證終必有成，幸好現在還不算太遲。」

柴可夫斯基在俄國音樂學會學習一般音樂課程，教師是崇尚德國音樂派的尼可萊·查倫巴（一八二一—七九）爲了面對新挑戰，柴可夫斯基以無比的勤奮來發揮自己的音樂天賦，舊日的遊蕩作風全部收斂了。除在一八六二年初爲求再次晉升，勉爲其難地努力工作外，他始終以音樂作爲自己的精神寄託。

一八六三年，俄國音樂學會獲得沙皇的支持，擴充爲音樂學院，柴可夫斯基成爲首批學生之一，繼續跟隨查倫巴學習旋律配合法、聖樂、橫笛、鋼琴和風琴。

他在入學兩天後，寫信給亞莉珊卓說——

「我遲早要爲音樂而放棄現在的工作的。別以爲我在夢想成爲偉大的藝術家……我只是覺得應當從事適合自己的行業。對我來說，不論是成爲名滿天下的作曲家，或只是爲生活奔波的音樂教師，都沒有什麼不一樣。在沒有把握成爲音樂家以前，我是不會把現在的書記工作辭掉的。」